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B1-B4 四明周刊

他如何从放映员逆袭成教授？

陈 峰

钱钟书给崔山佳的回信

1977年10月，在20岁的崔山佳眼里，刮起的是一阵阵的春风，和煦，舒爽。

他参加了一场数百万中国人破除年龄、婚否、出身限制的高考。当年奉化商桥公社74人参加高考，中专考生更多。持玫瑰红准考证的考生考大学，持黄色准考证的考生考中专，崔山佳拿的是玫瑰红准考证。10月初试，考大学的淘汰了38人。12月复试，又淘汰了27人，9人成为天之骄子。

崔山佳逆袭靠的是什么？阅读。

他从小热爱阅读，哪怕是做泥工、木工期间，也是一有时间就看书。小时候可看的课外书寥寥，他翻烂了家里的《毛泽东选集》与鲁迅的书。1977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是《路》，崔山佳把鲁迅先生的《故乡》背得滚瓜烂熟，作文时引用起来得心应手。

那年的高考历史试题，有一道名词解释是“黑水党”。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一套知识青年丛书，其中有《中国近代史》，崔山佳看过这套书，对“黑水党”不陌生。考地理候考的那天下午，几个熟悉的同学一起讨论。有人说，京广线要经过哪些重要城市，哪些河流等。崔山佳背了沉沉一书包的书，马上一起翻看地图。他心里想，京沪线也很重要啊。查了一下地图，发现江苏徐州这个城市地理位置很特别，像雄鹰的嘴一样，向西凸出。后来试卷中竟真有填写中国地图中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考题。

嗜书如命的崔山佳，成了当年商桥公社参加高考人员中唯一被录取的初中毕业生，但因种种原因，只录取到师范学校。

1978年3月，崔山佳来到余姚师范学校求学，看到图书馆里一排排的图书喜极而泣。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有一屋子的书可以阅读，那就是他的梦想。高考前他本是一名电影放映员，视力极好。入学一学期后，眼睛近视，戴上了眼镜。学校规定，放假前要把所借的书还给图书馆，管理员给他开“后门”，每次允许借一大包书背回家。

做电影放映员时，崔山佳的工资上交给母亲，下乡放电影补贴的一小部分钱就成了零用钱，他积攒下来，陆续用于读师范期间买书。学校所在的镇上有家新华书店，崔山佳买的次数多了，跟营业员熟了，只要书店新到两本书，一本留给师范图书馆，一本就留给他。毕业之际，他仍在校图书馆订了一套丛书，是现代文学的各种小说选、诗歌选、散文选、独幕剧选等。书到了，寄往第一个工作地点——奉化一中。那是厚厚的一叠书，同事一下子记住了崔山佳，这是一位嗜书如命的语文老师。

踏上工作岗位后，崔山佳先担任初中、高中语文老师，再担任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奉化分校老师，最后至浙江财经大学，成了一名教授。他说，他是浙江财经大学学历最低的教授之一，但他有比别人更强的钻研语言的能力。

1984年，《关于“科”释“砍”》的论文是他的第一次投稿，一个月后收到了退稿信。但过了没多久，编辑部又要了回去，原来另有一位作者李友全对“科”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久，这篇由两位作者合写的文章刊登在1984年第2期《中国语文通讯》上。

这是崔山佳第一次投稿，自此以后，发表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1984年第6期《辞书研究》发表《“扮演”补说》，在这篇论文中，崔山佳向吕叔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85年第6期《中国语文》发表了《杜甫诗中也有“vp不vp”句式》，他向朱德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崔山佳就这样与国内的著名语言学家在学术上进行隔空商榷。有段时间，崔山佳成了“钱迷”，买了《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在1993年第5期《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围城〉中有“人名+俩”的说法》。此前，在看《全唐诗》时，他发现有2个《谈艺录》中没有提及的“柏梁体”诗句，他写信给钱先生，后来收到了钱钟书的亲笔回信。其实，崔山佳也收到过朱德熙的亲笔回信，谈的是关于“身前”“身后”的搭配问题。他也曾写信给吕叔湘先生，由于当时吕先生年事已高，委托秘书回了信。

从1984年起，崔山佳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2004年，崔山佳以中专高级讲师的身份调入浙江财经学院（现浙江财经大学），2005年转评为副教授，2006年评为教授，成为硕士生导师，现为三级教授。

调入浙江财经大学后，学习、研究的平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年9月，武汉崇文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2006年3月，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近代汉语词汇论稿》。至今，他已出版了9本专著，第10本《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也已完成书稿。

2021年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以崔山佳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晚明以来吴语白话文献语法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获批立项。

崔山佳笑着说，他正规学习时间相当于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5年半，初中2年，师范1年半。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阅读是火，书籍是燃料，崔山佳有藏书万余册。他说，还不到65岁，还要燃烧自己。

梨枣书店：

城市黄金地段的文艺之家

厉晓杭 文/摄

梨枣书店，对宁波的文艺青年来说，并不陌生。

这个位于宁波文化广场河清坊二层的书店，售卖着最时兴的文学艺术类书籍；来自德国、日本的文创产品，铺满了一整面墙壁；在轻餐区，可点上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泡上一个下午；门口的户外露台，可定期来看一场小众的文艺电影……

在寸土寸金的东部新城，书店一整片落地窗户，仿佛将广场的热闹与繁华隔开。这个雅致、文艺的阅读空间，颇有“大隐隐于市”的怡然自得。

梨枣书店的负责人谢颖带我一路走过书籍展陈区、文创生活区、沙龙区、儿童区、展览区、轻餐区，从设计到展陈，整个空间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氛围。在阅读之外，这里有更多的生活可能性。打动顾客的，可能是灯盏下的一刻静读，是转角的一幅画，是二楼的一个展，抑或是吧台前的一杯咖啡。

梨枣书店的起名，也很有故事。2016年，宁波文化广场拟打造一家书店，书店怎么做，做什么内容，引发了热烈讨论。“梨枣是古代雕版印刷的旧称，在铅字印刷尚未普及的年代，梨木和枣木，因易于保存的特点，而成为绝佳的雕版材料，是历史时代下极为重要的文化媒介和知识载体。”书店以此为意象，想要传达文化以书为媒、世代传承的理念。

“这个空间，我觉得有图书馆的基因，我很喜欢这里的设计和文化氛围。”疫情防控期间，书店客人不多，但也有忠实“老铁”光临。磊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培训机构的老师。他说，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喜欢到处逛书店。当碎片化阅读和电子阅读成为时尚的时候，自己一直保持阅读纸质书的习惯。“梨枣，符合我个人对文艺书店的期许。”

“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选品。无论是书籍的选品，还是文创的选品，都诠释了我们的态度。”梨枣书店以好书为引、格调为旨，串温暖成线，希望为宁波市民奉献最美文化空间。

在我眼里，梨枣书店最出彩的也许是文创区的优质选品，精巧的笔身、顺滑的笔感是来自德国KAWECO的钢笔；为更好书写而诞生的是来自日本的midori手账；拥有超长寿命无酸纸及100%环保材料的是来自爱尔兰的最美笔记本Paperblanks……这些体现着生活美学的产品，成为很多文艺青年的首选。

小读者在梨枣书店挑选书籍

丰富的活动，则让梨枣变得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响应建设“书香宁波”的号召，投运3年来，梨枣书店举办了多场新书签售活动。此外，古诗词大赛、仙人掌脱口秀、文学读书会等各类公共文化活动，举办超过450场次，累计客流量达65万人次。

“疫情之前，我们这里几乎周周有活动。”舞台剧《虚无的十字架》主创见面会、姚谦《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分享会、著名绘本大师宫西达也签售会、迪士尼主题亲子音乐会、张辰亮《海错图笔记》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好评如潮。

细嗅书香，风雅自来。

在甬城，如梨枣书店一样的阅读空间还有不少，它们散发着意蕴绵长的人文之光，也彰显了这座城市对全民阅读的坚守、对文化价值的追求。或许，就在这春夏之交的傍晚，你我能坐在梨枣书店的露台上，吹一吹小风，听一首民谣，读一本好书，不失为后疫情时代的一种理想生活。

鲤朵书店：

为读者提供更多自由选择

林 旻

山水间的鲤朵书店(受访者供图)

“开书店是很多人的梦想，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在山水之间开一家书店，更是令很多人羡慕。”80后宁波小伙吴东日，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走在东钱湖韩岭老街，白墙黑瓦之间，有一抹深邃的蓝——“鲤朵书店·韩岭”。2019年年底，随着韩岭老街正式开放，鲤朵书店入驻了老街。

“我一直很喜欢在乡村生活，韩岭古村没开发之前也来过多次。有机会在韩岭开一家书店，这好像变成了顺其自然的事。”鲤朵，是吴东日和妻子共同创立的摄影工作室的名字，在宁波小有名气。两年多来，他专心打理小书店，几乎“荒废”了主业。

吴东日说，社会对实体书店存在着一种“共情”，实体书店的优势在于“恋旧”，网络再发达，很多人依然热爱纸质书带来的独特感受。“就算同样一本《月亮与六便士》，也会因为出版社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

“2019年下半年开始，大家对复合型书店有点审美疲劳了，很多网红书店面临倒闭。其实大部分网红书店的功能仅限于拍照打卡而已，并不能真正用于买书或者阅读，本应该是主角的书成了摆设。那时，国内又刮起了小书店潮，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去书店买书看书，而不是做其他的事情。”

一开始，吴东日对鲤朵书店的定位也倾向于多元融合的探索，想集咖啡馆、民宿、书店等功能于一体，特地留出了其他的空间。两年下来，店里的书越堆越多，吴东日的想法却变得越来越简单，相比“贩卖生活方式”，他更希望让书友在鲤朵书店买到便宜的好书。于是索性把大部分空间留给书，只在入口处辟出一小块地方，摆了几张桌椅，有咖啡，可以让书友停下来歇歇脚。

网上书店和线下书店的差价，是很多人选择网购的原因。鲤朵书店从开业之初就打出了全场5.8折的口号，有时甚至更低，低于网上书店的价格。

“什么时候活动截止？”

“卖光再说。”

“除非你自己有明确的书目要买，不然你打开购书网站，会发现选来选去都是那些书，被大数据引导得太厉害了，反而找不到真正的好书。”吴东日认为，尽管网络浩瀚，但网上购书反而只能看到“有限的书单”。鲤朵书店和国内其他城市的20多家小书店“抱团”，分享出版社和中间商的资源，不仅让选好书、找好书这件事变得更为便捷，降低书店的运营成本，也可以让读者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喜欢的书籍。

选品独特，价格适宜，是很多人专程赶来鲤朵书店的理由。一位外地网红博主在社交软件上这样分享在宁波的购书体验——

“这家店的书品真的很不错！毛姆、马尔克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波拉尼奥、纳博科夫……这些高产又深受大众喜爱的作家的书目很齐全；稍小众一些的作家如赫拉巴尔、莫迪亚诺、奥康纳、威廉·巴勒斯的书也都有。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经典/中经典全套，上海文艺的企鹅经典系列、理想国M系列、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更何况全场5.8折的价格，比好多二手书店的标价还低，属实羡慕宁波的朋友。”

两年来，吴东日也从书店的销售数据里感受到宁波人对阅读的偏爱。“一开始，以为景区书店只要专注于浅阅读就行，但这两年发现，冷门的深阅读类书籍，也有很多人购买。尤其是宁波的中小学生阅读量超乎想象，常常有学生和老师专门跑到店里买艺术类、哲学类书籍，或者给我们留言想要的一些冷门的书目。”

在书店，也能偶遇特别的书友。“有一次碰到一个顾客来买书，最后知道，店里的好几本书是她翻译的，被我拉住签了好几本。”她是译者何雨撒，译作有《喀布尔女孩》《再会，老北京》《纸牌屋》《我的另一种人生》等。

实体书店的经营，痛苦而充实，疫情之下，实体书店更是多了几分艰难。吴东日说，所幸自己还在坚持，就像坚持开这家书店的初衷一样，“希望能在宁波城市的某个角落，为热爱读书的人，提供更多自由的选择。”

阅读家

严龙 摄

世间所有的芬芳

——写在“4·23”世界读书日

王存政

没有谁，
能够享尽世间所有的芬芳。

那些花草，
芸香、蔷薇、茴香、郁金香、迷迭香，
　　情意绵绵的留兰香、紫丁香；
那些树木，
香楠、香樟、香桂、香栾、香樟；
那头重返深海的抹香鲸，
那群穿行于密林间的香獐，和
缠绕在马蹄上的百里香，馥郁的麝香……
——没有谁，
能够享尽世间所有的芬芳。

那是穿岩破土拔节而出的乌笋的新香，
那是玉米香、高粱香、麦香、稻花香，
东风万里，或者丝丝缕缕，
自然，婉约，旖旎，迷蒙，清朗，
那是澈澈的晨光之香和弥漫的暮色之香，
女娲补天，嫦娥奔月，
旷远的白云和明灭的启明星，
　　一闪一闪，点燃心香。

香溪河、香雪海、香榭丽舍、香格里拉，
　　夜半钟声轻抚蜿蜒的香江；
孔子、孟子、墨子、庄子，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思想的芬芳源远流长；
圆周率、微积分、热传导方程、居里夫人的镭，
牛顿的苹果绵延无尽的琼香；
神舟飞船在天地间划出绚丽的虹影，
无际无垠的宇宙，
定然有人类未知的异彩奇香。

没有谁，
能够享尽自然的、人文的、科技的、
　　已知与未知的芬芳。

没有谁，
能够享尽芬芳。
弱水三千一瓢饮，
清水无香自有香。
一叶册书页，字里行间，
洋溢着太阳的浓香，氤氲着月亮的幽香，
遨遊着所有的、全部的、闻所未闻的芬芳。
——没有谁，能够拒绝
　　哪怕一丝一毫一刹那的芬芳；
——没有谁，能够拒绝
　　这人间独有而万有的
　　书香。

严龙 摄

戏在 书在 云在

汤丹文

（一）

月湖金汇小镇上的云在书院我去过好几次，这处古宅原先是月湖青石桥边的张家祠堂。

一个多月前，我去那里听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秦有关中国古典诗词如何昆唱的讲座《以歌曲之法歌词》。这位中国昆曲音乐研究、传播第一人，也是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唱念指导。

那天，能创作古体诗词、深谙曲牌谱理并擅长犀笛的周秦教授，给我们讲述昆腔音乐的曲牌、宫调、腔格、口法，解读明人沈宠绥的《度曲须知》，甚至教唱了《牡丹亭》“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这个经典段落。因为疫情防控，来听讲座的人不多，但听讲者的安静认真令人印象深刻。

云在书院成立之初，与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合作，定位于城市“戏剧书房”。这底下，也与当家的情趣和爱好有关。书院主理人薛云，山西吕梁人，从小听着晋剧长大。他做过老师，到了宁波，在剧院搞文宣，后来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鹿与少年”。和所有文艺青年一样，他一直有个开书店的梦。合伙人、来自甘肃的“百翠工坊”珠宝设计师何晖也喜秦腔，一双儿女还学着京剧。

书房之所以名“云在”，除了主理人的名字中有个“云”字，还因为英若诚的一本自传《水流云在》。英若诚，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家，人艺演员，曾经的文化部副部长，亦是一位“戏中人”。

周秦教授是云在书院请来的专家，也是宁波甬江引才工程引进的戏曲人才。他领衔《宁海平调的传统保护复兴与传承改革发展》这个课题研究。宁海平调是宁波戏曲中唯一按照古曲牌唱戏的剧种，对此，周秦自是驾轻就熟。课题内容之一是要帮助宁海平调复排一出传统老戏。今年2月，根据老艺人韩燕飞回忆整理并导演的平调剧目《御笔楼》（故事与越剧《沉香扇》相同），热热闹闹地搬上了舞台，为平调团抢救了一出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戏。

薛云爱戏，也想在书院中演戏。宅子的正厅内，铺上了专业的舞台地毯，几扇高大的立门，随时可以卸下，成为一个面向中庭的小型戏文空间。这段时间，他们正着手把高桥的民间非遗舞蹈“大头和尚”，改编成形体戏剧。而发生于月湖湖心寺一带的“牡丹灯笼”传奇，也进入了视野；与《牡丹亭》异曲同工，宁波的《牡丹灯》或许也可成为一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传奇故事，尽管它已经流变传到了日本。

（二）

当然，在薛云心中，“云在”首先是个戏剧主题的公共阅读空间。但他想把个人、单向的阅读，转化成能互动并可以形象感知的群体性文化传播活动。比如，书院推出的“戏聚云在”系列，就是定期邀请一些业内人士进行有关戏曲书籍的推介赏读，举办主题戏剧沙龙或演出雅集；“艺述月湖”系列，适时推介宁波人文特别是有关月湖的书籍，也会开展同类型的讲座。而书院内陈列着大量的戏剧书籍，在取得执业资格后，这里也将成为一家专业书店。

其实，云在书院所在的张家祠堂，以前兼有家族书塾的功能，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味芹堂”。

“味芹”是张氏先祖张洋的号——张味芹——这位明代弘治十四年间中举出仕丰县的读书人，受制于权贵，失意于官场，最后仅得到江州府教授一职。但他尽心尽力在当地培育了许多人才，张氏后人“慕味芹先生，欲绍其学，因以名其堂”。而他的字和号中的“洋”“芹”二字，更与读书人有关。

诗经有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芹。”古称学宫为泮宫，泮宫里有水池，称为泮水，水池中长有水芹，学员入学可采水中之芹以为菜，故以“采芹”“入泮”借代为入学之意。

因缘巧合，云在书院所在的这片斯文之地，曾经出了许多饱读诗书之士。味芹先生的六世孙张士埙就是其一，他亦是清代浙东学派经史大家黄宗羲的弟子。

张士埙24岁中举，次年进士及第，虽然英年早逝，但黄宗羲给他这位得意弟子写的墓志铭，称其“文章事业皆未可量”。黄宗羲晚年，曾在张家祠堂讲学授课。如今，这里竖起了一尊手握书卷的黄宗羲塑像，这一代大儒的目光所及之处，正是“云在”的山墙。

那天，薛云还陪我去看了离书院不过五六十米的“屠氏别业”，它位于拗花巷19号，现在成了“宁波人才之家”。

这屠氏，在明代是宁波的四大家族之一，最先住在江北的桃花渡一带，后来是尚书街，宁波至今还有屠园巷，也应是屠氏家族曾经的居住地之一。名为“屠庐”的别业主人正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能吏屠继烈，天一阁中脍炙人口的对联“人间皮阁是千古，天下藏书此一家”就出自他之手。

云在书院与芙蓉洲畔的天一阁，也有这样的遥相呼应。书院定名后，有人告诉薛云，天一阁中也有个云在楼。历史上，在宁波竹湖（原日湖），亦有个名为“云在”的藏书楼，它的主人叫陈朝辅，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官至监察御史。“竹湖之旁，有云五色”，藏书楼因此得名。

史学大师全祖望在《鲒埼亭集》里写道：“吾乡之以藏书名者天一阁范氏，次之四香居陈氏，又次之则南轩之书也。”这“四香居”的陈氏，就是陈朝辅。他和他的后人所藏之书，是否入了天一阁，却不得而知了。现在的天一阁云在楼的匾额上写着“云在人妙”几个字，是从清代藏书家徐时栋的对联“山中云在意入妙，江上风生浪作堆”中集字而成。

云在书院举办的青少年戏曲文化研修营（陈婉秋 摄）

（三）

云在书院，让戏与书走到了一起。而宁波的历史上，读书人与曲或者说与戏，亦有着割舍不了的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戏曲史的发展。

前文提到过的屠氏家族，当下年轻人最为熟知的是诺奖得主屠呦呦。其实，屠氏家族最出名的是与《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处同一时代的戏曲大师屠隆。他不但创作了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等三种剧作，在当时的梨园行也是风头十足，其“粉丝圈”并不输于汤显祖。屠隆也工于戏曲理论，有关度曲的论述，沈宠绥在编著《度曲须知》时“稽采良多”。

更为可贵的是，屠隆性格豁达，与同为文人的汤显祖惺惺相惜，成为戏曲人生路上的知己伙伴。对汤显祖，他以“夫君操大雅，负气亦磷磷”之诗句相赠；屠隆曾远赴汤显祖任职的遂昌，两人灯下共同研读王实甫的《西厢记》，认定情性之率真，是“西厢”的真谛，这也直接激发了汤显祖随后创作一代传奇《牡丹亭》；汤显祖刊行的《玉茗堂文集》，也是屠隆为他作的序……

20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教授黄霖考证，奇书《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是宁波人屠隆。屠隆，这位风流才子加戏曲天才的读书人，应该在宁波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不只是屠隆，在宁波的先贤中，王阳明、黄宗羲等也与戏曲有着深厚的渊源。宁波剧作家孙仰芳曾为《宁波日报·四明周刊》写过《播在乐中　德者闻之》一文，详述了一代先贤的戏曲缘：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困顿不已，他的随从也萎靡不振。在龙岗山上的阳明洞前，他想起了家乡的余姚腔，便以轻声吟唱“复调越曲，杂以诙笑”，让他们脸上重现笑容。由此，王阳明也赞誉家乡的戏曲是一帖“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为难也”的良药。而黄宗羲的岳父，就是“明末梨园行一代掌旗人”、晚明戏曲大家叶宪祖。这位一生创作了传奇6种、杂剧24种的“戏爷”，在他女婿黄宗羲的眼中，是“直追元人”的。

在这些故事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前世宁波曾经“戏在”与“书在”的一片繁华。

我曾问薛云，租这么大的地方，搞戏曲、阅读这种看起来赚不了什么钱的事，心慌吗？他答，慢慢来呗，反正总算有了一块根据地。

让薛云欣慰的是，当一些宁波的戏迷票友，得知宁波有了戏剧书房这样一个地方，把他们收藏的剧团大衣箱、行头、鼓板甚至京剧老唱片、戏单送到了这里。这些都是宁波戏曲曾经辉煌的见证。

云在，气在，尽管一些戏曲剧种的气息已弱如游丝。但也许，一些现在看似隐而不彰的小众文化，静水流深，未来或许会有激越喷发的一天。

云在水流，云在人妙，城市文脉的延续，需要这样不懈的努力。

爱心城市的『清明上河图』

张晓玥

宁波是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也是美好的公益慈善之城。近年来，宁波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在被誉为“城市爱心GDP”的“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测评中，宁波三次蝉联“七星级慈善城市”。长篇报告文学《万家灯火》（徐鲁、杨雅静合著）正是通过记录一个个动人的慈善公益故事，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刻画乐善好施的宁波市民群像，绘制了一幅爱心城市全景图卷。

正如书名的譬喻，宁波市民的爱心，汇聚成繁星点点的人间星河，汇聚成光辉熠熠的万家灯火，不仅照亮了东海之滨的宁波，也传递到远方，为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希望。“毛衣奶奶”和“棉鞋奶奶”们穿针引线，将温暖送到边陲山区，仿佛欧洲古老童话中会纺织“玫瑰云”的老祖母，她们编织出最绚丽的宁波颜色。“钢琴奶奶”捐赠钢琴，在城市公共空间里，有人会停下来，让指尖跳荡出最动听的宁波奏鸣曲。宁波人家有芳邻，外地人在宁波也总能感受到“他乡即吾乡”的温暖。身患绝症的年轻教师罗南英从青海到宁波求医，想到自己天真懵懂却将永失母爱的儿子，写下了13封信留给他。她的“亲子家书”以《让母爱穿越时空成为永恒》为题在宁波报纸上刊登后，引来潮水般的爱心相助。数不清的宁波人用真情书写一个个动人的真实故事。正如那位连续22年捐款累积逾千万元的好心人的留言——“坏事不做，好事不说，顺其自然”，原本就是生活伦理，就是众生所愿。日常生活的点滴美好，汇聚在一起，就是这座城市的名字所寄寓的——“海定波宁”。作者笔墨从容，在情感的流动中写人记事，将平凡的人与事统摄于朴素的情与理之中，顺其自然地记录来自生活本身的美好，形成了纯净清朗又沉实丰盈的纪实美学。

《万家灯火》的题材决定了它不是围绕焦点人物、事件去集中挖掘和记述。作品没有陷入一般性的罗列，而是紧紧抓住“爱如何共振共鸣、如何传递扩散”来组织素材，探索一座爱心之城的情感底色与精神密码。

关于那位署名“顺其自然”的公益人士，社会各方面都非常关注其真实身份。浙浙地，人们理解了“顺其自然”为什么一次次都没有出面认领属于自己的荣誉，社会各界有了新的默契，尊重“顺其自然”的意愿，呵护“顺其自然”的秘密。而且大家凝心聚力，将“顺其自然”作为共同的城市爱心公益品牌来打造，宁波因此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顺其自然”。“会心处不必在远”，因为爱的共识与爱的默契，会心处就在身边。传递匿名的爱，已融入很多宁波人的家风乃至这座城市的民风。

《万家灯火》是一幅散点透视民情风俗的图卷。各色爱心人物的身影与故事，流淌着真诚朴素的情愫，体现出互助共济的氛围。作者的叙写不是平面化的，而是入在画中的精神游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自有其“三远”维度，即在高远、深远、平远的起承转合中营造画境的内在结构和动态韵律。见证那些无私的善与爱，敬畏生命若仰望星空，境界何其高远！作者又从现实写到历史，从朱葆三、吴锦堂、包玉刚、邵逸夫等“宁波帮”写到今天走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寻常百姓，将传统文化和时代价值贯通起来，用意无比深远。而遍布城市的“爱心茶亭”“爱心冰箱”“爱心暖柜”“爱心粥坊”“爱心小坐垫”“爱心钢琴”，以物载情，于平远之间打开了辽阔的生活时空。

《万家灯火》可谓爱心宁波的“清明上河图”：清明是清洁而明净的人心、生活，是生机勃勃的人间气象。

（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